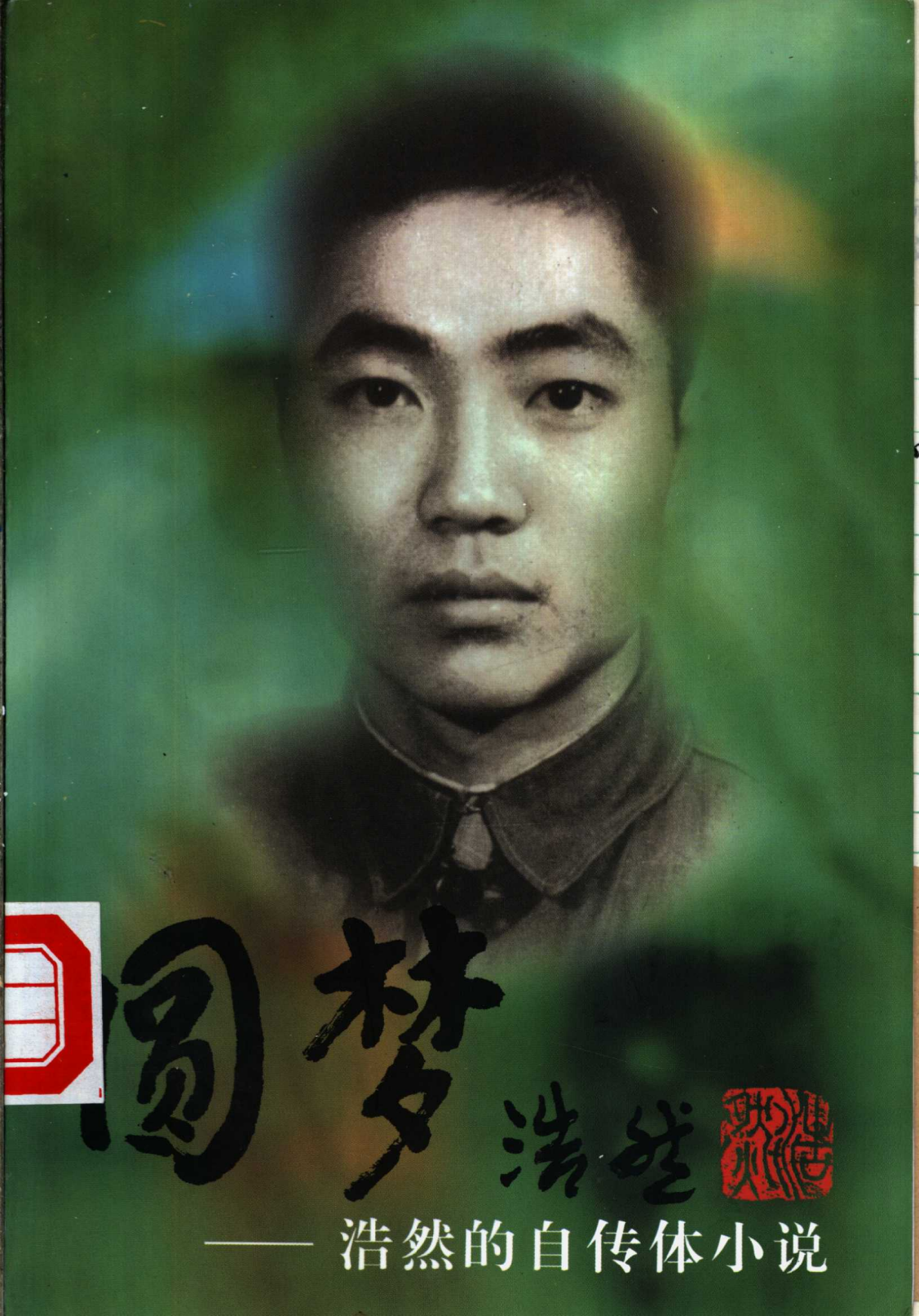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圆梦

浩然



—— 浩然的自传体小说

I 247.53

76497

150

圆梦

浩然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圆梦/浩然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8.6

ISBN 7-02-002592-7

I. 圆… II. 浩… III. 长篇小说:自传体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523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375 插页 5

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定价 20.50 元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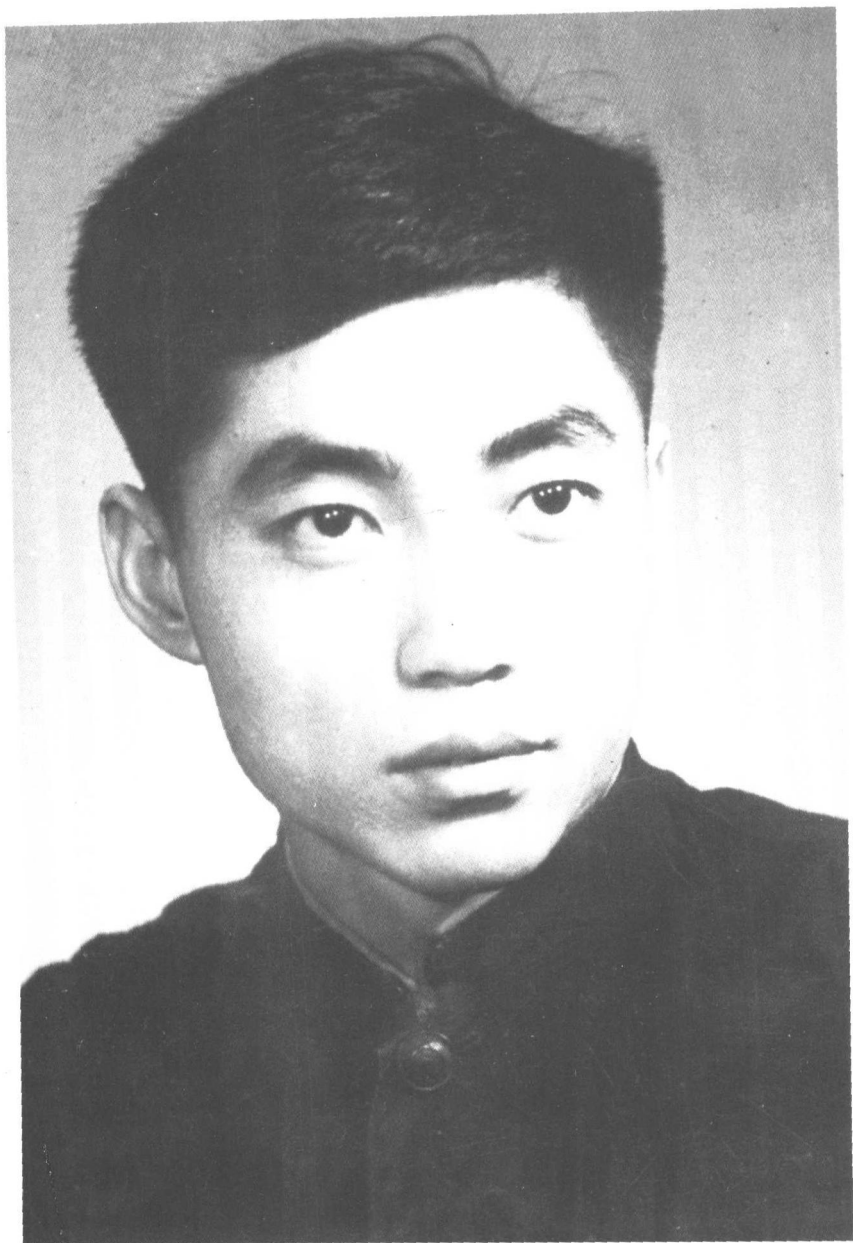
浩然，本名梁金广，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（现属天津市），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，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。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当过八年村、区、县基层干部。1954年至1964年先后任《河北日报》、俄文《友好报》记者，《红旗》杂志编辑。以后在北京市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北京文学》、《苍生文学》杂志主编。1949年立志文学创作事业，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《喜鹊登枝》步入文坛，以描写社会风云的长篇巨作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闻名国内外，以反映农村新时期改革的《苍生》再次崛起。他的主要作品被搬上银幕，被改编成连环画册，被电台连续广播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，在日本、法国等国家被翻译出版。被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。1992年获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“二十世纪成就奖”。《苍生》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。新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《乐土》、《活泉》等。



一九九五年起草《圆梦》期间作者与他的小孙子



一九五二年在蓟县漕溜区当区干部时



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的作者

第 一 章

夏天,应该是玉米秧卷喇叭筒、早谷吐穗子的季节。只因今年春旱,等雨开耢子,种子播得晚了,致使幼弱的小苗至今还没把垅沟遮盖住,也没有把地皮染绿。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和酸枣棵子,经受了百般折磨之后,倒显得挺旺盛,在地阶子和坡坎儿上很自在地举着白的黄的和蓝的小花朵,摇摆着嫩绿色的叶子,招来并不美丽却很活泼可爱的小蝴蝶,在那上边飞飞落落地忙碌着。

我跟妻子在小路上走。一前一后轻松愉快地走。刚出刘吉素村村口那会儿,我和她之间故意拉开点距离,等到过了头道砂河沟,看不见背后的院落和房屋,就不知不觉地缩短了间隔。我们前后相跟着,不能并肩而行。路面太窄,只能容下一个人,要是两个人挨着身子并排走,必然会把一个人挤出光溜溜的路面,得踩着硌脚的碎石子,还有可能让灌木棵子上的针刺扯破裤子。我们尤其担心被土坎子上干活计的人看见,也担心被迎面来的过路人看见,传扬出去不好听。那年月,我们这块地方虽然已经搞过土地改革,农民们也把“反对封建落后”挂在嘴巴上,却还是保留着许多莫名其妙的“清规戒律”和旧有的风俗习惯。不是正式夫妻的多情男女们,白天可以偷偷摸摸地躲进高粱地和山洞里野合,夜间能够跳墙钻窗户做他们想做的美事儿,然而名正言顺的正式夫妻在一块儿要是有点儿亲热的表示,却被人耻笑和不容。如果我跟妻子挨着肩膀走路被外人看见,这事肯定会被大惊小怪地传遍左右村子,使我们丢人,岳父岳母也会觉得脸上

无光！

今天的半晌午时分，我从设在三河县洵河边草桥村的十四地委党校毕业回来，走到我小时候曾经给日本侵略军出官工修炮楼的白涧村，就向北拐，直奔岳父家。正在堂屋灶前煮猪食的妻子，听见二门里的脚步声，一抬头就看到兴冲冲走进来的我。她对我这样突然地降临到面前又惊又喜，脸上涨起红晕，眼睛放出亮光，却不好意思开口打招呼，只是慌乱地丢下手里的烧火棍子，一面在衣襟上擦手一面朝里间屋喊：“妈，来人了！”

岳母把我迎进里屋，小舅子宝珍跑出去把在村里忙公事的岳父找回来。一家人欢天喜地地围着我问这问那，亲热劲儿溢于言表。妻子如同局外人，先是站在门边听我们说话，搓着她那并没沾染着什么的手指头，随后到外间屋刷锅洗碗、烧火做饭。这中间，她不声不响地倒一杯茶放在我身边的桌子上，打一盆洗脸水摆在我脚前的地下，一句话都不对我说，只有从外屋从里屋拿油罐子、舀粮食的时候，才羞答答地瞥了我两次。

岳母吩咐又一次从外屋进来的妻子说：“他二姐夫来了，用罐子里的头罗白面烙饼吃吧。”

妻子回答：“应该捞豆干饭。”

“昨几个就是干饭，来客(qiè)了，还不换换样儿？”

“往干饭里放点白爬豆吧，他爱吃豆干饭。”

妻子说的这个“他”指的是我。她知道而且牢记着我那微小的喜好，我感激地朝她看了一眼。她正往门外走，我只朝她的后背表达了我的谢意。

常言说，“久别如新婚”。我俩成亲两个年头，还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样久。一别四个月，我积攒了好多话要跟她述说，她也会有好多话要跟我倾吐，但是当着人，特别当着长辈的面，只能憋在心里，控制着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热情。

吃罢饭，岳母连忙扫炕铺褥子，要让我踏踏实实地睡个午觉。

我赶紧对岳母说：“您别张罗，我不困。”

岳母说：“不困，走了好几十里路，也得躺下歇歇。”

我说：“一点都不觉得累。”

岳母听我这么说，就停住手，对小舅子说：“宝珍今几个不上学，带你二姐夫到北山碧谷崖沟里遛遛弯儿。杏子没了，桃子准有熟了的，找几个尝个鲜。”

我说：“呆一会儿我们回王吉素吧。”

岳母说：“好几个月不呆人也没动烟火的屋子，得打扫打扫，铺的盖的要晾一晾、晒一晒。明几个早起再走，回去好有工夫收拾。我们还有些好东西给你留着吃呢。”

我想，要是留在岳父家住下，我和妻子十有八九要分开睡；虽然只有一夜，这一夜也不好熬呀！

坐在一旁的岳父打圆场说：“让他们自己定吧，愿意住下就住下，愿意走就走，反正也不远，就二里地一跑就到；有啥好吃的，明几个再回来也行。”

我有些为难：说留吧，不情愿；说走吧，不好开口；不说出一句是留是走的话，又不算对两位长辈一份诚心实意的答复。我在这样有点儿尴尬的慌乱之中，听到房门那边有响动，我想到妻子，不禁朝她投去求援的目光。

一直站在门边静静听我们聊天的妻子，不知啥时候曾经出去过，啥时候又回来的。这当儿，她竟然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连脚上都变出了一双没有沾过地的新鞋。她胳膊肘上还挂着一只小小的花包袱，完全是一副要出门动身的架势。见我看她，就极不自然地开口说：“天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我随着她的话音从炕上溜下来，我打心里感激我这位善解

人意的妻子。

第 二 章

我在前边走，妻子在后跟，我们心里充溢着幸福感。

小鸟在路边果树枝头上啾啾地鸣唱，嬉闹着从我头顶飞过去。屎壳郎在路上一片驴粪蛋蛋中间滚球球，有的从小斜坡上滚下来，既笨又顽强地继续攀登。车轱辘草经受住干旱的饥渴和人畜的践踏，展开沾满灰土的叶片，把长了籽的莛儿向上使劲儿地伸着。一只野兔子在前边惊慌地跑过去，跑到坎子底下又挺神秘地回过头来张望一下，窜进爬了长蔓的白薯地里不见了。

这条小路是我熟悉的，今天却又显得陌生；此情此景本是以往无数情景的重复，倒变得在记忆里遥远而又新鲜。

在以前，在当着不吃公粮的村干部那时候，我们夫妻俩常常这样相跟着在这条小路走过去或者走回来，有时候是同去同回，有时候是我送妻子走娘家，有时候是我从娘家把妻子接回自己的家。每一次都是出村口之前默默地迈步行路不开口，等到离开村庄，才接续着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体己话。特别是分别了几天，我从刘吉素村把她接回自己的家，就更有好多我们都感兴趣的话要说。这一次分别了这么久，想法和心情变化得这么大，我有不少重要的话急需对她说；在心里掂量一下，又想放到后边再说，先说点别的为好，反正有许多话是我想说的，也是她想知道的。

脚步轻轻。轻轻的脚步彼此也能听得见。从那脚步声中，不用回头看，我就能猜到身后的妻子距离我有多远。过了头一道砂河沟，前后左右再不见房屋院落，也没有过往行人，我忍不

住地回过头去。

妻子已经靠近了，几乎跟我脚跟挨脚跟。

我有些兴奋地停住两只脚。

妻子也收住步子。

我盯着她，忍不住地低声问她：“离开这么多日子，想我没有？”

妻子被问得红了脸，羞臊地瞥我一眼，低下头回答：“净说傻话，不想你想谁呢？快走路吧，小心让人家看见。”

我拢住激动的心，继续往前走。

妻子在后边跟上，小声告诉我：“你走这几个月，咱们王吉素村出了好多新事儿，光新媳妇就娶了四五个。”

“是吗，都是谁家呀？”

“对门儿的老吴家，就有两个老光棍儿办了喜事儿。别的那几家我不熟悉。”

姓吴的两家挨着住，亲叔伯兄弟十个，以前由于穷，全在外村扛活，三十多岁都娶不上媳妇。土地改革以后他们分到土地，先后有两个找的寡妇，有两个娶上大姑娘，连不务正业、不干好事的吴二斜子都混上个没有结过婚的媳妇。这几年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使王吉素村又少了两个打光棍儿的男人。一向不关心别人家事情的妻子，也被新农村的这种气象感动了吗？

妻子一边跟着走，一边很有兴致地接着说：“日子都好过了，还有几家盖新房，还有买牲口的。听宋德顺表兄说，宋文跑买卖挣了钱，要不是害怕再闹土改，不敢露富，他还打算拴一挂大车呢！”

我对为人奸诈心术不正的宋文挺反感。那一年他使手腕，趁人之危，逼着金凤林报名参军，还让我跟他搭伙欺骗金家，结果使我当了土地改革的“石头”，差点儿让贫农团活活打死，我一

辈子都会记着他！

身后的妻子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仍然按照她自己的意思接着往下说：“如今不打仗了，不跑反了，天下太平了，家家都生着法儿趁水和泥地奔日子。我们也得有个打算，要像个过日子的样子才行呀！……”

听到这番话，我的心很有力地震动了一下。我下意识地扭头看了妻子一眼。有几句心里话，在脑海翻腾了两个月，不知此时此刻跟妻子吐露出来合适不合适，实实的有一点犯掂量。

我们往前走，看到前边第二道砂河沟，看到东岸上那片有点倾斜的土地。土地上的禾苗呈现出绿的颜色。那片有绿颜色的黄土地的靠北端，有一座坟头，坟墓里长眠着我那怀着怨恨的母亲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很感慨很动情地说：人活着要有正气，要有志气，不然就等于白活一辈子……

我懂得这句话的内涵。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这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头。我把这句话视为母亲对我的教诲和遗嘱，当做自己追求与奋斗的人生目标，它时时引发出我的冥思遐想，于是我总不肯满足生活现状。

童年时期成了孤儿，无依无靠，日子过得艰难而又寂寞。因此就打算继续上学，刻苦读书，能像地方戏曲和民间传说里的一些落难之人那样，只要中了状元做了高官，灾难就会完全消解，变得满门荣耀、一生富贵。别人知道了我这个想法，都嘲笑我是白日做梦；结果这“梦”因为没有人花钱供我上学而破灭。

少年时期不安心当农民，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，爱写写画画，爱看书，致使我家地里庄稼种得不好，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，因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，背后诋毁我是“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”。我不服气，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，成为一名身怀

绝技、能挣大钱的画匠师傅。这个念头别人知道以后，又奚落我在做梦。结果由于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，好梦也成了泡影。

正当我刚刚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情，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，不惜出大汗受大累，当一名“合格的庄稼人”的时候，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战争打起来了。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，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，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，我对共产党感恩。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，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，我被卷进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潮水里。我一边随着共产党搞斗争，一边盼着快一些赶走国民党反动派，快一些解放全中国，快一些过上太平日子。我在心里打定主意，等到天下太平了，就回到家，守着妻子种那八亩平川地，好年景添头壮实的毛驴，再一个好年景把住着的一间半房子卖掉，购买些砖瓦木料，在东院的空宅基地盖上三间新房，再好年景拴上一挂车。只要不打仗，我有力气劳动，有勤俭会过日子的妻子当帮手，有正值壮年又有威望的老岳父当靠山，我那当一个富足庄稼主的正气和志气就一定能够实现！

这一次我意外地被蓟县县委送到十四地委党校，学习了《社会发展简史》，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，听了一位到过苏联、亲眼看到那里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，我这颗年轻的心胸点燃起火苗子，原有的许多根本性的观念都彻底改变了。眼下我学习毕业回到家，首要的事情就是把我心思的改变告诉妻子。可是，怎么告诉她呢？我想对她说，人类不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用泥捏的，而是从猿猴变化过来的。我想对她说，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和历史，也创造了人类自己。我特别告诉她，阶级和剥削，贫穷和落后是社会矛盾和私有制的结果；消灭剥削压迫，消灭私有制制度，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

律……

走着走着，我一面登着最后一道坡坎，心里一面掂量：这些话，这些道理，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；没弄懂的事情，能跟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斗争经验的妻子说清楚吗？可是，不马上对妻子讲出来又不行。因为我马上就要按照新的想法去生活去行动。

走上坡顶，眼前是我们王吉素村西头的小五道庙。我们快到那个温馨的家了。

妻子走在我身后，边走边说：“歇一晚上，明天抓紧把猪圈里的粪起出来，我帮你送到地里去；下个集把棒子运到邦均卖掉，看看有合适的毛驴买一头……”

听到她这些精心的安排，跟我想的恰恰相反，不是一条道，我只好截断她的话：“这些事情等我走了以后你再张罗做吧……”

她不解地问：“你学习完，还到哪儿去？”

我又一次停住脚步，转回身，告诉她：“我早想给你写封信，把我改变了主意，把我的新打算都告诉你，又恐怕信上说不清楚，就决定等毕业回来当面说，能说得明白……”

妻子急忙叮问：“你又有啥新的打算呀？”

我鼓足勇气，对她吐露实情：“我不能回家来跟你种地过咱家的小日子了。”

“不种地过日子你要做啥呢？”

“我得跟大伙儿一块儿搞社会主义建设……”

妻子看着我，摇摇头：“我不明白你的话。”

我说：“慢慢地你就会明白了。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的农民都不再受穷，都不挨剥削，都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。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农村建设得点灯不用油，种地不用牛，楼上楼下，电

灯电话，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个样！……”

我越说越兴奋。妻子愣愣地听着，奇怪地眨着眼睛；听到后来她渐渐地低下头。

我早就估计到，我的新主意会使她不高兴。因我临去党校学习那会儿向她保证过，学习回来就收住在外边跑野了的性情，一心一意跟她奔日子，奔好日子。现在我之所以改变，是因为有改变的道理，她不理解，一时间也很难让她理解。我有些发气地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我这样做，是最有正气最有志气的，你不该拖我的后腿呀！”

妻子无可奈何地扭过头去，低声说：“你看准了好，你就做吧，我由着你……”

第 三 章

我在家里陪着妻子住了一个星期。我帮她把猪圈的粪起出来，帮她把贮存在大缸里的玉米和麦子晾晒一遍。我还怀着某种歉疚的和讨好的心理，尽力地做些零碎活计。当时的脱产干部没有薪金，也就是说搞革命工作的人除了每月发给定量的粮票之外，不挣分文，所以这种地里的活计，也像军人家属那样由村民们轮流给做，即所谓“代耕”。那些准备当追肥用的粪，借驴驮有困难，我就没有往地里运送，只堆放在猪圈外边了。

这期间，我和妻子到刘吉素去过两次。自然都是当天去当天回，为了不影响我们难得的“千金一刻”的亲热。

不论我俩单独在家里，还是在刘吉素当着岳父岳母的面，谁都不提起“我不留下种地过日子，而继续到外边搞革命工作”的事。我暗想，妻子一定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她的父母；她的父母肯

定不赞成我的行为，然而又知难以说服我，所以干脆避而不谈，听其自然，以便大家都能和和气气。

最后那次从岳父家回来，起大早我动身赶到蓟县县委组织部报到。当天下午我就被编到县团委会的青年工作组。

那时的青年组织名叫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”。团的章程刚刚发下来，还是试行性质的，团委会也叫筹备委员会。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，实际上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积极分子。如今抛家舍业地到外边参加不挣钱不能养家的工作，大部分受着一种盲目的热情的驱使。许多人没进过党校，没有读过《社会发展简史》，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“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”。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，朦朦胧胧，但却隐隐地怀有一点强于他人的优越感。当时的上级领导和指示文件也没有搞社会主义工作的具体的号召，大家的口头上也很少提到“社会主义”这个字眼儿。仿佛一句“建设新中国”的口号，就把国家的纲领和路线都代表了；一个“像苏联那样”的模糊笼统的目标，似乎就成了光芒万丈的美景蓝图。我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，跑东村奔西村地奔波忙碌着，而且一个个都是无忧无虑，乐乐呵呵的。我们在乡下的任务是发展青年团团员，够了五个团员就建立团支部。不再打仗，不再跑反，不再逃荒讨饭，翻了身的农村青年，都贪恋热闹，追求时兴，所以很容易受到我们的鼓动。此时发展团员，他们可比前几年动员参军打仗的时候积极得多、踊跃得多。我们到哪个村，哪个村就变得热热闹闹，生气勃勃。

金秋时节，我跟青年工作组的伙伴到蓟县东边距离县城三十华里的马伸桥(二区)下乡蹲点。经过一段热热闹闹，工作告一段落，我们青年工作组的人都背着行李，从四周的村庄回到区公所集中。简要地把工作情况向区委领导汇报一下，就可以到县里交差，然后就放假回家住上几天。